

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solid blue color. Overlaid on this background is a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lotus. The drawing includes a large, open lotus flower at the top, with its petals and stamens clearly outlined. Below the flower is a large, broad lotus leaf with prominent veins radiating from its base. The lines are clean and stylized,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art.

佛法導論

李園淨著

印光法师《净土篇》序

净土法门，普被三根，于在家人，更为要紧。以在家人，各有职业，不易参研宗教等法，唯此念佛一法，最为契理契机。老实头颞蒙念佛，念到业尽情空时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悉皆规体全彰。待至临终，定登上品。其或根机陋劣，未能业尽情空，然以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之诚，必能与佛感应道交，亲蒙接引，即得带业往生。净土之妙，妙在于此。不识此义，纵令参禅得髓，看教明心，倘有丝毫惑业未尽，仍然生死轮回，不得出离。且莫自恃，致令愚夫愚妇念佛求西方，遂得带业往生者所怜悯。呜呼，真利益多被极庸愚人得，大聪明人每每不能望其肩背者，多缘自恃聪明，纵有佛力，不肯倚仗，卒致长劫轮回，了无出期，可不哀哉。从上古德，本佛悲心，提倡净土，所有著述，多难胜数。但多系文言，不利平人。李圆净居士，本净土四经，及古德著述之意，述为语体，用阐净宗。虽科列十门，文近万言，而一字一义，皆本佛经祖语，绝无自立意见，以自炫耀，致有误人坏法之咎。佛学书局，以其有益初机，故特列于小丛书中，以期广传。又祈为序引，以启正信，其余要义，书中自具，何须多赘。须知净土法门，为一切诸法汇归之法海。若能如是信者，其人现生即可高登九品，将来决定圆满三觉。有谓此语有过者，余谓此过，非我所敢承任，自有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及阿弥陀佛承任也，是为序。

一九三一年辛未夏历六月十九日常惭愧僧释印光撰

目 录

一 绪 论

三 小乘篇

五 净土篇

宗史第一

抉择第三

依正第五

发愿第七

劝进第九

二 世法篇

四 大乘篇

赞扬第二

理事第四

起信第六

行持第八

发心第十

佛法导论

印光法师鉴定 园净李荣祥述

一 绪 论

一谈到佛教，就见到近代史上，有一桩重大的事实摆在面前，是值得全人类注目的。这件重大的事实，就是佛教关涉世界的文字有三十余种。由佛教直接创成，或间接影响成的民族文化，亦数十种。这是世界的公论，不是一二人所能妄造的。那佛教经律论三藏，（藏，是佛典的集合名辞，佛典经律论三种，称为三藏，犹世书经史子集四种，称为四库。）和古今东西人们所有关于佛学的撰述，固然博大精深到难以形容。而在文学、美术、甚至近代突飞猛进的科学上，也映着非常伟丽的光采。我们仅仅从佛教流行的表面上观察，已足令人惊叹不已。虽然，佛教在中国近代，显现着沈寂的状况，却于其他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，正在热烈的研究，热烈的提倡，佛教会，佛学会，以及各种杂志，到处的兴起散布。也有人争论着佛教是世界上一切宗教中最高尚的宗教，也有人羡慕着佛法的精微，认为世界上一切哲学中最玄妙的哲学。究竟佛法是什么呢。是宗教么？是哲学么？

佛法只是破除妄情偏执。所以佛的说法，惟说‘真如’。真如的意义，就是真真实实，平等一如。所谓法如是，说亦

如是。体则如其体，用则如其用。若有妄情。若有偏执、便非一如。世间上学问，多参加着个人的私见，并不是全宇宙的真像。佛是个觉者，把全宇宙照得明明白白的，洞见了本来面目，也就是洞见了诸法的实相。自释迦牟尼佛应世以来，（释迦是能仁义，牟尼是寂默义，佛是觉者义，现在佛教的教主，姓释迦，名牟尼。）在这几千年之内，出了无数的英杰，或当众辩论，或潜居著书，系统完密，绝无瑕疵，实在可以高视东西哲学。试想欧西诸家之学，曾经有人往复讨论，修持阐发，到几千年之久的么？曾有与异派相见于讲台之上，如无遮大会，自由辩驳，相互破斥，而能如金刚不动的么？西哲对于世间一切的学问，都是你猜过来，我猜过去，互相诽谤。都是执定个人私见，却终不能有个人可破的学说来说服人，只就这一点说，诸学之远不如佛学，已是十分明显。况且佛家知行并进，实在有非他们所能梦见的呢？至于近代科学的精神，颇有和佛法相似之处。科学家的特色在实验，实验有两种意义：一是根据眼前的经验，他是如何，便还他如何，一点都不加以玄想。二是防经验靠不住，使用人力加以改进，以补通常经验之不足。佛家的态度，也是这样，那戒定慧三无漏学，（漏，是破绽不完义，无漏，即完美之意。）一般的是改进通常的经验，不过科学的改进经验，是重在客观的物质。佛法的改进经验，是重在主观的心识，如人患目眩，科学只知道多方移置其物，以求一辨。佛法则努力医治其眼，以求复明。两者虽同为实验，却是在治标治本上，就有个很大的分别了。

世人又看佛法是一种宗教。我们可要晓得佛法并不与一般宗教相同。因为一般的宗教，都当他们所崇拜的神，或教主，有无上的威权。人们无论或善或恶，只须一味的依赖服

从就得。但佛以四依教弟子，一是依法不依人，二是依义不依语，三是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，四是依智不依识。固然佛是三界中尊，（世界上有情的生物，分为无色，有色，有欲念的三类，称为三界。）为人天所皈敬。但本体上，却是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可见一者是尊卑悬隔，一者是平等无二，这是第一层的判别。其次，一般宗教家，都有他们所奉的圣经，是绝对不许人讨论的。但佛说四依中的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，就是容人思想自由的。佛法的圣言量，（量，是度量，即标准之意，）只是已经证了，为大众所公认共许之语。如几何学中的定义，直角必为九十度。事实如此，并非纶音诏语，更不容人讨论，只是再没有讨论的必要罢了。可见得一者是思想极其锢陋，一者是理性极其自由，这是第二层的判别。再者，一般的宗教，都有他们必守的信条和戒约，为立教的根本。这个摇动了，其教便随着倾倒，而佛法以度众生共证菩提，（一切有情的生物，名为众生，因为是靠众缘和合而生的，菩提，即觉义，觉即正智，）为究竟唯一之目的，其他的一切都是方便。（方是法义，法的便宜，名为方便。）大菩提心，原是人人固有的，但为烦恼障所知障所覆，（心中的恶念，称为烦恼，它能障菩提心体，称为烦恼障，障碍所知的事物，不能正确明了，所以称曰所知障，）而起扰攘昏蒙之相。因此欲求开发菩提正智，先要定心。欲定其心，必先持戒。所以定以慧为目的，戒以定为目的。定是慧的方便，戒是定的方便。这样的规模广阔，和心量宏远，岂可与拘拘于绳墨尺寸间，以苦行为极则的同日而语。可见得一者是外拘形式，一者是内证本心，这是第三层的判别。又一般的宗教，都有他们宗教式的信仰，只许纯粹感情的服从，绝不容一毫理性的批判。而

佛法则无上圣智，要由自证得来。即净土法门，亦须有感而后有应。佛法固然也重信仰，但他教的信是强信，佛法的信是起信。他教以为教主的智慧，万非教徒所能及，故以强信为究竟。佛法以为教徒的本性，原与教主相同，故以起信为法门。所以佛法的信，是信有无上菩提，信有已得菩提之人，信自己和他人，都能得此菩提。这样的信，就是自信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教人们要自尊自重，不要蒙昧了自己最清静最圆满的本心。所以这样的信，是极平等的，是极高尚的。可见得一是勉强屈从，一是自由发展，这是第四层的判别。这样看见，一般宗教的意义是如彼，佛法的意义是如此，断不能拿其他的宗教来比拟的啊！

总而言之，唯有佛法，是真能说明人生宇宙之所以然的。是真能破除世间一切谬的见，而与以正见的。是真能破除世间一切的迷信，而与以正信的。是真能破除世间一切的恶行，而与以正行的。是真能破除世间一切的幻觉，而与以正觉的。是真能包括世间各教各学的长处，而补其不足的。是真能广被群机，而无所遗漏的。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大乘（运载之具如舟车，名谓乘，佛法能载凡夫运到圣地，故亦谓乘，大乘，即广大的佛法之专名。）佛法的人生观，是极活泼自由的。由大乘人生观，所从出的宇宙观，是极圆满平等的。须知这宇宙间一切的事事物物，大至世界，小至微尘，时时刻刻，都是前后相续，刹那变灭着。时时刻刻，都是大小相通，生灭相续着。这种万物流行不息的现象，可以用近代思想界的名词，称之为“生命之流”。那一人一物，一微尘一世界，都是这无始无终的生命大流中之现实。而这现实界中一切的存在，都是因缘所生法。过去一切的行为为因，现在的为果，现在一切的行为为因，将来的为

果。因果重重，相续无尽。溯上去是无始的。推下去是无终的。一切法的生起，是由一一诸法息息相关所成。虽一刹那一微尘的存在，那真相也是无始无终无中无边的，所以说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通常所指为某物，只是和合相续的假相罢了。如子之有父，父又有父，父父无始。子之有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子无终。又如一个人的成分，由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组织，乃至有血统的遗传，风俗的沿习，教育的培养。举一人来说，便没有一息而不与全人类全宇宙呼吸相通。一人如是，人人如是。却又不能说谁是中心，谁非中心。总举一即摄一切，言一切即摄一。这就是无始无终无中无边义，也就是即始即终即中即边义。所以说即终，则宇宙以我为目的。说即始，则宇宙由我而创造。说即边，则宇宙以我为极轨。说即中，则宇宙以我为司命。这就是佛法的无人我相的圆融法界。由那无始无终无中边的宇宙，而观即始终即中边的人生，就变成极活泼自由，极圆满平等的宇宙人生了。再具体点说，一手指可以翻动太平洋的海水，一呼吸可以搅乱全世界的空气。因为一指虽微，也能排动那指旁的水。这邻近的水，又压迫邻近的水。递相压迫，势必全洋皆动。不过其动太微，不是肉眼所能见的罢了。呼吸的道理，亦是如此。历史也告诉我们，人的行为业力，影响极大。且看古来的大伟人，把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出来，普遍于全人类全世界，能够由人为转移了一切。可见宇宙万有互相影响，断无漠不相关的事物。想明白一事物，非明白一切事物不为功。（西谚亦有说Know anything by everything译为，知一切而知后一。）既然我们看到宇宙人生，是这样无始无终的，我们才能够把心量放大到无量无边，而与宇宙真相契合，消灭了一切的执着，我们才知道人生行为是永久相续不灭的，

我们才知道怎样打出一条光明之路，通达到觉行圆满的地位——佛。

可怜世人全不明白这个道理。他们的知见，横则限于有限的空间，纵则限于有限的时间。从而错认了狭小的假相为我，于是排斥非我，侵略非我，种种说不尽的冲突，便由此发生了，每况愈下，便形成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。虽然，因此已经死亡了上千万的生命，和不可计算的损失。而这种冲突的形势，还是不断的发展着，将有更剧烈的争斗在前面等候着。今后人类之大祸，不怕天然的灾难，不怕物用的缺乏，而怕人与人，国与国，民族与民族，各各发挥他私欲所引起的大残杀。至于个人方面，多有感觉人生的空虚无意义，而致悲观自杀的。多有以为除了饮食男女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去追求生活上美满的享受，而致堕落或相争的。如果人们能够觉悟到缘成无我人生的真相，一切人无不与我息息相关，所以一切人无不是我。而我一人的行为，无时不影响于一切人，所以我一人即为一切人。由这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的观念中，从而见到所有我们的动作，须从利他处着想，因为利他亦即自利。所以我们的动作，莫向损人处进行，因为损人亦即损己。同时知道现世的苦乐，是由于过去世的遗传，而现在的动作，亦必收果于未来。一个人的动作，固然受他人的环境所转移，但亦能影响而为他人的环境、所以我们的言行举动，是不能不特加审慎的。如果人们能了达万有诸法是互缘相通的，是相资相成的，和乐世界便在当前了。

我们既然知道人类的生命，其来无始，那么，一生一死，不过是生命流中的一种变化假相而已。那人之一生，只是生命流中所现出来的一节，不是那年生后才有的，也不是

那年死后便无的。时时刻刻的生灭变化着，也时时刻刻的相续不断着。这生灭变化，相续不断，就人们的心念上说，就是佛经所说的迁流不停。就人们的躯壳上说，就是佛经所说的生死轮回。因为人们的心，打不破他的环境，随着环境转念头。念起念落，刻刻的变迁流动。如那环境是顺心的，就跟着起了贪爱的念头。如那环境是不顺心的，就跟着起了瞋恨的念头。总不明白那环境原是幻像，全是由念头造成的。却跟着他忽贪忽瞋，反认那环境是真实的，是一成不变的，这就叫作痴。先由环境生起贪瞋痴的种种念头，又由念头不息，造成种种束缚自己身心的环境。轮回流转，不得暂停。心念既放不下那环境，躯壳也就离不了那环境。心念既在贪瞋痴的环境中受痛苦，躯壳也自然跟着在贪瞋痴的环境中受痛苦。生如是，死了也如是。死而又生，终不过如是。总在这个圈子里转，永无了期。更因他造出无量的罪恶。我们如果要免除一切的痛苦和罪恶，非寻得一个无上的法门，将这束缚的环境（就是这个生死逃不了的圈子，）打破不可。释迦牟尼佛，就是打破这个圈子的先觉者。自己得了解脱。人们如果上了佛法的正道，尝着了佛法的妙味，对于自心自身种种问题，（被环境生死束缚的痛苦问题，）就能求得个彻底的解决。对于社会问题，就能免除了无量的罪恶。如此方能走上进化的大路。由众生的地位，渐渐修证，一直达到成佛的地位。智慧无量，寿命无量，无挂无碍，自由自在。

求真理这句口号，在思想界中喊了一二千年了。结果怎么样？就科学说罢，他所讨论的，只是自然界，或心理界中微小一部分的现象。所有的问题，原是枝节，而非根本的。就哲学说罢，一元二元唯心唯物自由定命诸说，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，尚无一个确实的结论。就东方的儒道说

罢，都未曾说到人生的究竟。对于最大的生死问题，都未有正确的解答，却取了一种不了了之的态度，这是取消问题，不是解决问题，能够将这究竟的最大的问题，指示我们一个彻底解决的，惟有佛法。为什么种种世间上的学问，都不能解决此等问题呢。因为他们的动机，虽然是起于不满足，可是他们的眼光，总不出这个世间。所以他们的知见，原是有障有执的世间。因为有了这种根本错误的知见，所以终于毫无结果。佛眼洞澈无量无边的世界，就知道拘拘在这一个世界的知见，是全不足恃的。故谓绝所知障，绝戏论相，总要有障有执的知见去尽，那真实的知见始生。真实的知见既生，那烦恼惑业才能够断尽。（惑，即烦恼的意思，从烦恼中造出来的事业，名谓惑业，）诸君莫说此等问题，是超于寻常利害之上的，便不去理会。须知超寻常的利害苦乐不解决，则寻常的所谓利害苦乐，便终无解决之一日。这超寻常的利害苦乐得到了解决，那寻常的一切才得到真的解决呢。这是个根本问题。这个超字，原不是舍却寻常的利害苦乐而不问。所以古德说，佛法只是家常茶饭。我们讲佛法，只如老实人谈本份事罢了。

成佛的动机，是在全宇宙悉皆平等的地方发心。佛普为一切众生发心成佛，这是最普遍最平等的愿心，也就是大悲心。我们知道小自一微尘，大至一世界，近自人类，远至一切众生，都是流行不息的生命之流。在这个地方，悉皆平等。一切众生都有心，都有变现实力，就都有达到这最高觉悟境界的可能性，都可以达到最高尚最圆满的地位。所以我们现前的一念心性，本来与佛同体。佛已久悟，而我犹迷。佛虽已悟，而无所增。我虽犹迷，亦无所减。佛虽无增，以顺性故，受大快乐。我虽无减，以逆性故，受极重苦。佛于

同体心性之中，虽受法乐，却以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念念忆念众生，念念摄受众生。可是众生于同体心性之中，虽受众苦，不知忆念于佛。把自己看得很小，将生命流上一点假相认为自己。所以不满足，从而向外追求。追求不得，从那广大劫来，总是逐境生心，循情造业。都是由于不觉悟自性，找苦吃，岂不可怜可悯。这样看来，成佛的动机，既在最普遍平等的地方发心。而众生的愚痴苦恼，又如此之甚。我们便须认清大乘佛法的真精神，究竟何在。

大乘佛法的真精神，可以说是空不空。无我便是空，慈悲便是不空。虽知无我，而不断慈悲，故空而不空。虽行慈悲，而不执有我，故不空而空。那有我的慈悲，不是真慈悲，而无我的慈悲，才是真慈悲。所谓同体慈悲，便是如实了知一切众生和己身无二无别。从这个同体的认识上，才能发出了真慈悲。佛法所讲三种慈悲内的众生缘慈悲，差不多句句都可以做不要离开民众的注脚。这种大慈悲的精神，才真正是利济入世的根本呢。一个人如果证入佛法彻底的空，自然会彻底的无我。那时说到了牺牲，必定是真能牺牲。那时说到了救世，必定是真能救世。他既然空了名利恭敬，乃至身心性命，他还贪污做什么，他还欺骗民众做什么。他不空的，就只有救世的誓愿，和利他的本怀。如果人们多肯向这空上来立脚，而向这不空上做去，那么，治世的多是菩萨，善行的一定成功。所以真正的佛教人生观，他是真能见到万法皆空，便立于这个空上。他又真能见到万法不空，便立于这个不空上。因为他立于这个空上，他便息灭三毒，灭除四相。因为他立于这个不空上，他便上求佛法，下化众生。经言，佛弟子有问佛者，谁当下地狱。佛曰，“我当下地狱。不惟下地狱，且常住地狱。不惟常住，且常乐地狱。

不惟常乐，且庄严地狱”。学道而至于庄严地狱，那愿力之宏大，威神之广运，岂可思议。我曾在“华严经”中，摘录佛教徒应具之崇高伟大的人格八条，现为列举如后：

第一 菩萨摩訶萨，（求佛道，度众生的人，称为菩萨，摩訶萨，是大士的意思，）入一切法平等性故，不于众生而起一念非亲友想。设有众生，于菩萨所，起怨害心。菩萨亦以慈眼视之，终无恚怒。普为众生作善知识，演说正法，令其修习。譬如大海，一切众毒，不能变坏。菩萨亦尔。一切愚蒙，无有智慧，不知恩德，瞋恨顽毒，傲慢自大，其心盲瞽，不识善法，如是等类，诸恶众生，种种逼恼，无能动乱。

第二 不以众生，其性弊恶，邪见瞋浊，难以调伏，便即舍弃，不修回向。但以菩萨大愿甲冑而自庄严。救护众生，恒无退转。不以众生不知报恩，退菩提行，舍菩提道。不以凡愚共同一处，舍离一切如实善根。不以众生数起过患，难可忍受，而于彼所生疲厌心。

第三 菩萨摩訶萨，见诸众生，造作诸业，受诸重苦。以是障故，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识僧。便作是念，我当于彼恶道中，代诸众生，受种种苦，令其解脱。菩萨如是受苦毒时，转更精勤，不舍不避，不惊不怖，不退不怯，无有疲厌。何以故？如其所愿，决欲负荷一切众生令解脱故。

第四 我当普为一切众生，于一切世界，一切恶趣中，尽未来劫，受一切苦。然常为众生勤修善根。何以故。我宁独受如是众苦，不令众生堕于地狱。我当于彼地狱畜生阎罗王等险难之处，以身为质，救赎一切恶道众生，令得解脱。

第五 菩萨如是观诸世界，贪少欲味，受无量苦。终

不为彼五欲乐故，求无上菩提，修菩萨行。但为安乐一切众生，发心修习，成满大愿。截断众生诸苦挂索，令得解脱。

第六 修集善根回向之时，作是念言。彼诸众生，不能自救，何能救他？唯我一人，志独无侣。修集善根，如是回向。所谓为欲广度一切众生故。普照一切众生故。示导一切众生故。开悟一切众生故。顾复一切众生故的摄受一切众生故。成就一切众生故。令一切众生欢喜故。令一切众生悦乐故。令一切众生断疑故。

第七 我应如日，普照一切，不求恩报。众生有恶，悉能容受，终不以此而舍誓愿。不以一众恶故，舍一切众生。但勤修集善根回向，普令众生皆得安乐。

第八 我当为一切众生作舍，令免一切诸苦事故。为一切众生作护，悉令解脱诸烦恼故。为一切众生作归，皆令得离诸怖畏故。为一切众生作趣，令得至于一切智故。为一切众生作安，令得究竟安稳处故。为一切众生作明，令得智光灭痴暗故，为一切众生作炬，破彼一切无明暗故。为一切众生作灯，令住究竟清净处故。为一切众生作导师，引其令入真实法故。为一切众生作大导师，与其无碍大智慧故。

这八条揭示，把大乘佛法的真精神，显露无遗。谁说佛教是消极的呢？谁说佛教是厌世呢？

二 世 法 篇

佛法包含世间法和出世间法，而以出世间法为究竟。出世间法包含小乘和大乘，而以大乘为究竟。现在先说世间法。讲到我们和这个世间的关系，实在是太密切了。我们的一举一止，一呼一吸，那一刻离得了这世间？我们的一祸一

福，一消一长，又那一刻离得了这世间？即使人们死了，也离不了这世间，我们的生死存亡，都在这个圈子里。我们如果打算要了生脱死，依着佛法，把这宇宙人生，作整个的彻底的解决，那么，我们至少对于这个世间，要有相当的认识。

从来聪明睿智的人们，莫不有一个共同的疑问。就是我们所处的宇宙，究竟从何而生？究竟依何而立的呢？（宇宙，就是表示世间的时空关系，和世界二字相当，那四方上下谓之宇，和东西南北上下四维名界者相当，古往今来谓之宙，和过去现在未来名世者相当，世界和宇宙，同为无限的时间，与无量空间之合称，佛经中多称世界，此书为言说方便，故称宇宙。）它那悠久的年龄，超过了我们的寿命，何止亿千倍。它那庞大的体积，超过了我们的身躯，又何止数千万倍。我们想竖穷三际，（过去现在未来，叫做三际。）可惜揣不着它的根源。我们想横遍十方，（东西南北上下，加了东南，西南，东北，西北，叫做十方）。无奈又摸不着它的边际。那个疑问，直到今日今时，哲学家只得叫它做宇宙之谜。科学家只好不管。宗教家推在上帝的身上，却再不许人问了。千古以来，能够把这个疑问圆满解决的，唯有佛法。佛教认为，宇宙从业力而生，依业力而立。它那悠久的年龄，和庞大的体积，只是一个业力之网。什么是业呢？

“俱舍光记”说，“造作名业”。这个解答，颇为扼要。详细点说，凡是身所做的事，口所说的话，心所想的念，都叫做‘业’。由业而生的力，便叫做‘业力’。人们自呱呱堕地以来，生活在这个宇宙圈子里，便有种种的环境，种种的受用，无一样不是业力所感召的。业力的连锁作用，便叫做‘因果’。世间一切事物，没有一件不是受因果律之支配

的。那人生的生死寿夭，禄享丰薄，际遇盛衰，乃至一地一国的兴废，都不是偶然发生的，都不是凭空而来的。这因果之理，和数理相同的。如一加一是二，二乘三得六，都有个一定的程式。有这样的因，便有这样的果。因已造成，果是迟早终须出现的，简单的因果，世人还能够明白。复杂的因果，就难以理解了。一个因种下了，如果到时没有相应的果，一定是有了别的因混和了进去的缘故。这依然还是个相应，不过那因果就不是简单的，而是复杂的罢了。须知世间人事的复杂万变，是和人心的复杂万变，息息相应的。既然由业因而感果报，那业因既万别，则果报亦万变。所以就有六道轮回中，千差万别的境象。（天道，人道，修罗道，畜生道，饿鬼道，地狱道，叫做六道）。且就人道来讲，福中有时亦有祸，祸中有时亦有福。善人有时也许会发生一点恶念，恶人有时也许会发生一点善念。也有因一念做成了极大的恶业，便能够掩盖了许多小善的。也有一念做成了极大的善业，便能够消去了许多小恶的。再就轮回中各道来讲，那生天的，不一定要等到罪报完了，才能生天。也许天道报尽时，再入他途受罪，来清偿他从前的恶业。那入地狱的，亦不一定全无善业。也许到地狱报尽时，再生人天受报，来清偿他从前的善业。至于那为善而恶终的，是因今生的善业尚未成熟，但前生的恶果却已先熟了。那为恶而善终的，是因今生的恶业尚未成熟，但前生的善果却已先熟了。正如荒年的谷，是从去年耕种得来的。但今年荒了，来年还当受苦。这样看起来，因为身口意三业时刻造作不停的因，就有那善恶相间发生的果。所以善报恶报，先后长短的事象，全是随着业因转变的。业因既时刻有变迁的机会，果报自然也时刻有变迁的可能了。那报应分为三种。一种是现报，就是今生

作善作恶，今生便受福受祸的。一种是生报，就是今生作善作恶，等到来生才受福受祸的。一种是后报，就是今生作善作恶，要等到第三生，第四生，或十百千万生，乃至无量无边劫后，才受福受祸的。却是无论他怎样的复杂万变，其中的因因果果，正如债主追偿，强者先牵。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又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一般地准确。且举命理来说。这命，是哪个定的呢？如果说是上帝天神定的罢，为什么会有厚薄的不平均呢？如果说厚薄是善恶的赏罚罢，为什么那初出娘胎的孩子，未曾有善恶的造因，便都已经有了祸福的差别呢？如果说这是父母为善为恶的赏罚罢，为什么又有父母作恶，子孙福报却很好的，父母行善，子孙命运却有很不好的呢？这种种的不齐，唯有因果之说，才能圆满解答。以上的话，只说心能造业。不过还有心能转业道理，也应当知道。姑且先举个例来说明。昔袁了凡先生得遇孔某，孔某依着皇极经世法为他起数。结果是县试得第十四名，郡试得第七十一名，学试得第九名，某年补廪，某年当贡，某年受职，任期二年半，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命终，无子。后来了凡，从县考一直到出贡，孔某所说的都应验了。这时了凡，以为万事都是前定，还希求的什么。后遇云谷禅师于栖霞山中，禅师将立命的道理来警策他。于是了凡渐次举行三千善行，作为功名子寿的代价。从此孔某的预言就不灵了。前说限于贡的，居然会登第。说是无子的，居然会弄璋。寿限五十三岁的，居然到六十三岁也还活着。（见了凡四训立命篇。）可见得了凡如不遇孔某，便无从见业力拘束的实证。不遇云谷，便无从知业力转变的方法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便知愚者可智，智者可愚，寿者可夭，夭者可寿，富贵贫贱，一一都可以自作主宰。所谓天定